

人世間



父亲的自行车

刘美花

梦中，门廊下那盏煤油灯还在风中摇晃，灯罩的蛛网上沉积着经年蛾子折断的翅膀。我蹲在老屋门槛前，指尖抚过斑驳的“永久”牌的车架，铁锈簌簌落下，像从前我不小心弄撒了父亲治病用的朱砂。车座皮套裂痕里探出的几茎枯草在风里摇曳，父亲与自行车的故事又走进我梦里。

农村出身的父亲聪明好学，在中学跳级，爷爷奶奶于是供他继续读书。他看村里缺医少药，决心学医，有幸就读莱阳中医学校，毕业后便在蛇窝泊衣芝主办的衣家诊所当大夫。这个诊所是蛇窝泊医院的前身，衣芝是当年栖霞的名医，父亲虚心跟他学习，很快成为诊所的骨干。

追求更好的生活是年轻人的渴望，我父亲也不例外。那时不少山东人都爱闯关东，父亲也到了大连，在一家食品厂一边工作一边读业余医大。那一年，辽东半岛的倒春寒格外凌厉，父亲裹着厂里发的劳动布棉袄，车把上挂着印有“大连某某食品工厂”字样的铝饭盒，后座绑着个漆皮剥落的红十字药箱，车铃铛在料峭的晨风里“叮当”了起来。城里大夫都骑这个，父亲说。母亲用笤帚蘸温水擦拭车架，钢管映出她脸上的笑容。小不点的我踮着脚数着车辐条，可数不过来。每根辐条都在切割着苍茫的暮色，在墙上编织流动的光网。

后来城市缩减人口，我们一家只好离开大连，落户到栖霞迎门口村，父

亲在村里当“赤脚医生”。这辆自行车很快成了十里八乡的“闪电”，车梁上挂着药箱四处奔波，车筐里装着乡亲们硬塞的菜和水果。那年腊月，蛇窝泊村林家媳妇得了急性肝炎，且家里好几人被传染，又没钱去大医院，父亲顶风骑了十几公里夜路，冒着被传染的风险上门诊治。回来时车铃铛结满冰，车座上凝着半指厚的雪，棉裤冻成冰甲，他路上摔了几次，腿上有紫青，手上有血痕。

车轴里绞着十里八乡的印迹，有时是八田村麦田的麦芒，有时是卧龙岗村的红土。辐条间卡着的丹参叶子的碎屑，雨后会蒸腾起药香。一个暴雨天，父亲参加了县里统一组织的义诊队，车辙在门口的泥路上犁出两道深沟，像给大地划开的两条口子，他成了落汤鸡。

到了上学年龄，我却没钱上学，父亲只能卖掉家里唯一值钱的自行车。卖车那日露水很重，天还没亮透，父亲往车轴上抹完最后一道黄油，突然把我摇醒：“跟爸爸去村小学。”晨雾中，一个人出几张钞票交给父亲，我眼含泪水依依不舍看了自行车最后一眼。车后座母亲用红毛线编织的垫子，早被父亲解下来挂在屋檐下作为纪念。朝阳升起时，红毛线在风里飘扬成一面残旗。那年我九岁，第一次懂得什么是“家徒四壁”，茅屋漏雨，没有家具，一铺土炕，两床棉被。这惨状刻印在我脑海，我想，我长大一定要改

变家里贫困的现状。

没了自行车，父亲的脚印开始丈量栖霞更远的山川。有个雪夜，蛇窝泊镇连家庄村来人报信，他八岁的孩子高烧抽搐昏迷不省人事，被抬在干草上等死。父亲抓起药箱冲进风雪，走了十里山路，回来时天已大亮。棉鞋陷在雪窝里，他是赤脚奔完最后那段路的。那年冬天，父亲脚后跟的冻疮溃烂多日才治愈，却在春天收获了个“车铃铛爹爹”的称号——那孩子在昏迷中依稀听见父亲揣在怀里的旧车铃，他平常用这旧车铃逗弟妹们玩。

我常在月夜看见父亲对着药箱发呆，褪色的红十字下，隐约可见“大连”两个字的印痕，像道永远结不了痂的伤口。有次他醉饮几杯自制的药酒，突然说起大连港的汽笛声，说起他在大连戏台唱戏和拉胡琴的情景，说海风里的咸腥比药草味好闻。我望着月光爬上他斑白的鬓角，墙上的什么影子在摇晃，仿佛还倚着那辆自行车。我决心努力学习，日后圆他的梦。收到师范录取通知书的黄昏，他借钱让我读书，他说当老师好，治愚救心。父亲说着转身时，墙上斜长的影子突然折断，像那辆卖了自行车，无影无踪。

时光荏苒，父亲已去世多年。我望着蜿蜒的土路，恍惚听见叮铃铃的车铃声穿透岁月。纸钱灰烬里，车铃在风中轻颤，根根辐条转动的光影，终化作父亲碑前不散的烟缕……

握手

孙越

去年的除夕夜，我和奶奶睡在一铺火炕上。火炕不大不小，彼此之间无需刻意礼让，一切都顺其自然，按照自小的睡觉习惯，我心安理得地睡在了炕头。

农村老房子的窗缝大一些，总有冷风时不时偷偷钻进来。那晚，我摸索着去握奶奶的手，想给她暖一暖。担心奶奶手冷，我小时候睡觉也喜欢握着奶奶的手。

握上手，我轻轻摩挲，那触感让我一惊——那手干燥得如同薄薄的纸张，仿佛已被岁月抽去了所有的水分。奶奶的手在我掌心里微微颤抖，想要抽回去，我却握得更紧了些。黑暗中，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童年。小时候，这双手给我包最爱吃的饺子，捏出一个个精巧的褶子；这双手给我擀面，做我爱吃的打卤面；这双手给我梳头，扎出漂亮的辫子，让我在小伙伴面前格外得意……

正月初四，我去姥姥家拜年，一进门，就看见姥姥的右手缠着厚厚的纱布。接下来，妈妈给姥姥换药，我才第一次仔细地端详起姥姥的手——指节因常年劳作而变形，手背上布满老年斑。我想起从小到大记忆中的姥姥，总是天不亮就起床，忙里忙外。她的手，是艰辛岁月的见证。

我想，自己曾经是多么自私，竟然心安理得地享用着长者伤痕累累的手捧出的温暖。奶奶、姥姥，她们把疼痛都藏进皱纹深处，像大地吞吐风雨，那些以为顺理成章的爱，原来都是岁月从她们血肉里开出的花朵。我怎么才意识到，她们一生勤劳，从早到晚都在为家人忙碌着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还未洒进院子，她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她们的双手曾经在寒冬里洗过数不清的衣服，在烈日下收获过多少筐菜，在深夜里缝补过多少件衣裳。洗衣、做饭、打扫庭院，那双手仿佛不知疲倦，不停地在各种家务中穿梭。到了田间地头，她们更是毫不含糊，握着锄头，辛勤地耕耘着土地。

妈妈的手不像奶奶和姥姥的冰凉，因为做快递工作每天需要搬运货物，收、送快递使得妈妈的双手经常热乎乎的。可妈妈的手，何曾见柔润细嫩？生活的重担不只在爸爸肩上，妈妈也是家庭的支柱。那双曾经细腻、柔软的手，如今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分离，也已经变得那么粗糙。

我的手虽然不算细嫩，但至少干净整洁。可我怎么从未想过，正是那一双双冰凉或粗糙的手，托起了我能安心读书的生活。她们的手，是无声的付出，是无言的爱。

二十多年了，我多少次握过她们的手，却握不住流逝的时光，还有那些被忽视的付出与爱。我终于懂得，这双手与那双手之间，一直都像血脉相连的河流，涌动着生生不息的爱护与守望。

唢呐手凤鸣

刘志坚

乡亲都说凤鸣没出息，庄稼活儿一窍不通，整天腰里别着把唢呐，吹个不停。

凤鸣吹唢呐是祖传的手艺，他爷爷“吹手张”是闻名全县的吹奏艺人。那老汉个儿不高，但唢呐一吹，气场瞬间强大，身边比他高的人，都似乎矮了半截儿。

那年，杨家老祖仙逝，吹手张一早就到了。先拿烧酒润了唢呐哨片后，吃了一大碗荷包蛋才开始吹。正所谓饿唱饱吹，《大出殡》乍响，那声音像烧红的铁条，直接就捅进了送行人的天灵盖。众人浑身一激灵，看热闹的孩子“哇”地嚎出声，倒像抢了主家的孝帽子。起灵送葬时，《哭坟》声起，抬棺的麻绳仿佛都能渗出泪的咸味儿。

吹手张把一身的本领都教给了凤鸣，据说凤鸣之名，就源自唢呐曲《百鸟朝凤》。得了爷爷真传的凤鸣，读小学时就能领銜独奏。那年堂叔娶亲，堂婶跨火盆时，凤鸣把《百鸟朝凤》吹得宛转悠扬，尾音拐弯儿时，灶膛的火苗竟蹿高三寸。

后来，凤鸣小学没毕业就跟他爷爷走村串乡，撑起了乡村红白事的响

器场子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吹手张故去没几年，时代就变了，凤鸣的“生意”越来越少。可他依旧放不下唢呐，跟我说：“吹唢呐这玩意儿上头。爷爷说魂儿到不了的地方，唢呐能……”我知道凤鸣着了魔了。春天，凤鸣扛犁牵牛到了地头，不忙着耕田，先吹一曲《江河水》；麦子掉头儿、豆子爆角儿的季节，他不急着抢收，先来一段《哭皇天》；冬天闲了，他也不去拾柴烧炕，从《苏武牧羊》起头，直吹到《大悲调》收尾，全然忘了寒气逼人。

乡亲们断言凤鸣“没救了”，照这样下去，媳妇都娶不上。还有人打趣：把凤鸣家的地叫做“戏台”，说他“王小儿放牛，不往好草里赶。”果然，几年下来，日子越过越难，三十大几了还是光棍儿一根。他心一横，丢给爹一句：“我要去新疆，混不出个人样儿，绝不回来！”别着那把唢呐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后来听说，去新疆的路上，凤鸣的钱几天就花完了，只能硬着头皮搭便车。在陕西地界，他拦了一辆大货车，对司机说：“师傅，我身上没钱了，给你吹个曲儿吧……”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，就吹起了《山坡羊》，司机

听着听着，冷不丁停了车。凤鸣心里一紧，孰料司机捂着脸边哭边说：“兄弟，你吹的调调，太像俺娘下葬时的场景了……”就这样，凤鸣一路“卖吹”终于到了哈密。

在那里，凤鸣四处打工，吃了许多苦，可还是丢不下唢呐，一有时间就上街卖艺。某天夜里，他遇到一个女“盲流”，女子的笙旁边竟也摆着一支唢呐。听了凤鸣吹的《一枝花》后，姑娘说：“你吹的曲子能听出血气。”凤鸣心里一热，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暖意。后来相熟了，姑娘竟主动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意。两年后，他们回到女方的老家单县，组织了一个吹奏班子，在这个苏鲁豫皖交界的县份过活。

如今，凤鸣的唢呐班在四省边区颇有名气，生意十分红火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他的儿孙还在某音上直播，赢得了几万名铁杆粉丝，点赞的热度比当年的灶火蹿得还高。

这些故事，是凤鸣父亲过八十大寿，他回乡省亲时告诉我的。寿诞那天，凤鸣又一次吹起《百鸟朝凤》，似在诉说他一生的热爱与坚守。乡亲们说：“凤鸣出息了。”